



细听谷雨闲品茶

廖华玲

昨夜,雨一直在下。其实,这个时节,从清明到谷雨,丝丝细雨没完没了悄无声息地滋润着春天,只不过清明的雨是“纷飞的泪”,而谷雨的雨则是“雨生百谷”。

谷雨有雨,大地之喜,那一滴滴雨点,就是春种的一粒粟、秋收的万颗子。种子,在谷雨中萌发,破土而出;秧苗,沐浴谷雨,洗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意;农民,与谷雨同行,希望的田野一定能孕育出幸福与美好。好雨知时节,天有意,地有情,一场谷雨好心情!

春天就要过去了,谷雨送春归。行走着在和风细雨的谷雨时节,一场暮春的雨水回味着一帘幽梦,诗意浓浓: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”是早春的朦胧;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是阳春的绚丽;“水光潋艳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”是仲春的明媚。不负春光,细听谷雨,和着树叶的沙沙声,如同欣赏一首春雨交响曲,迸发出催人奋进的激情。

谷雨沐春色,怎能少得了一杯茶呢?细听谷雨闲品茶,杯中那嫩嫩的芽和叶鲜活得像枝头再生一般,染得春光无限。

春茶采摘,“清明太早,立夏太迟,谷雨前后,其时适中。”谷雨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,此时天气温和,雨量充沛,使得茶树的叶芽肥硕,色泽翠绿,是采制春茶的佳期。谷雨采茶,以独芽或一芽一嫩叶为佳,一芽两嫩叶也可。独芽茶,外形或扁平或如针,直挺,碧绿,煞是好看;一芽一嫩叶的茶经过冲泡,叶如旗、芽似枪,如古代的猎猎旌旗,被称为“旗枪”;一芽两嫩叶的茶泡在水里,则像一个雀类的舌头,被称为“雀舌”。采一杯谷雨茶,留住春天的脚步,其味鲜活,其香怡人,乃茶中珍品。

不饮新茶,怎知谷雨。谷雨时节,唐代户部侍郎陆希声来到阳美采茶,在《茗坡》中写道:“二月山家谷雨天,半坡芳茗露华鲜。春醒酒病兼消渴,惜取新芽旋摘煎。”阳美,今江苏宜兴,是紫砂陶都,所产的阳美茶以“汤清、芳香、味醇”而闻名。作者知道谷雨茶的珍贵,“惜取新芽”的感慨便油然而生,但又经不起茶香的诱惑,故采下新茶,旋即用水煎饮,先尝个鲜再说。唐代僧侣有饮茶的风雅,著名诗僧齐己就留下了三首与谷雨有关的茶诗,其中一首是《谢中上人寄茶》:“春山谷雨前,并手摘芳烟。绿嫩难盈笼,清和易晚天。且招邻院客,试煮落花泉。地远劳相寄,无来又隔年。”翠绿碧嫩的春山野茶很稀少,乃至夜色将临,还未采满筐。尽管谷雨新茶难得,但诗人还是迫不及待地招来邻院的客人,共享佳茗。

“清茶素琴诗自成,品茶听雨乐平生;滚滚红尘多少事,都付南柯无迹寻。”茶煎谷雨春,沏上一壶谷雨茶,听着催生百谷、泽润大地的雨声,看茶烟聚散,见茶汤嫩绿,随茶香飘逸,浅酌啜饮,细细品味,只觉尘缘杂念之意顿消,心中宁静致远……

我的书架我的书

王斌

1986年夏天的一天,在班主任万海芬老师的带领下,我们六年级二班全班50多个同学乘坐客车到城里的新华书店参观。在新华书店里,书架上那一列列排列整齐、封面精美的图书强烈地震撼了我。回家后,我便产生了一个无法压抑的想法——让父亲给我做一个书架。

父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。那天,他正坐在门槛上抽叶子烟。“你给我说说要做书架的理由”,听说我想做一个书架,他裹好了一支叶子烟,笑着对我说:“只要真正有用处,我就给你做。”我便给他讲了在新华书店里看到的那些书。父亲听后,沉吟了一下,像在思考什么,过了一会儿,才说:“喜欢读书,总是件好事,你等着。”父亲把抽了一半的叶子烟卷放在门槛上,便起身到猪圈房去找给我做书架的木板去了。

父亲在猪圈房找到了一块一米多长的水杉木板。打了一瓷盆水,再用帕子把木板抹洗得干干净净。“我要给你做一个挂在墙上的书架”,父亲看着脚旁的木板对我说道。我不知道父亲将怎样给我做书架,父亲却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木板抹洗干净了,他便在屋里的木板墙壁上先计算好距离,然后再两头各钉上两个三寸钉,接着,用塑料编织绳套住木板的两头把木板挂上去,一个简陋却非常实用的悬空书架就这样做成了。

新书架做好了,父亲总觉得还差了点什么。便在书架的一头摆了一个插着塑料花的花瓶,另一头摆了一块小小的假山。这样,原本粗陋不堪的书架一下就增添了几分高雅的味道。就连那墙壁上糊满了旧报纸的屋子也沾了光,平添了几分文化气息。

书架做好了,接下来就是找书。我把家里所有的

书都找了出来,摆在书架上。这当中有父亲的5本毛选,有母亲在化工厂学化验时用过的3本笔记本,最多的当然还是小人书。这些小人书的来源各不相同。有的是我用卖李子仁和桃子仁的钱买的,有的是过年时的压岁钱凑起来买的,还有帮母亲捉包包菜虫而从母亲那里换来的钱买的。现在,无一例外,它们全都摆在了我的新书架上。

在找书这事上,母亲无疑是我的拥趸和铁粉。书架做好后,她便对我说:“你二表叔以前订过《小说月报》,你去找他看看。”待我到了二表叔家,说明来意,二表叔却说,他看过的《小说月报》早就当废品卖了。

东方不亮西方亮!在二表叔那里没有找到书,第二天,母亲去奶奶家借泡菜坛子时,却意外地在一个柜子里发现了不少纸页已经霉烂发黄的小说书。她一本一本地从柜子里往外拿书,那个不大的柜子竟然是个聚宝盆哟!这样的书足足有10多本。母亲一点也不嫌弃这些书,书拿回家后,每本书都先用剪刀剪一块牛皮纸做个封皮,再炒了半瓢浆糊把它们一一糊好,最后,这些牛皮纸封面的书全都摆到了我的书架上。

赶场天,母亲去买耗子药时,在卖耗子药老头的摊子上发现了一本书,于是,她多给了老头5分钱,把那本满是虫斑和黑色油污的书买回了家。直到今天,我仍然记得,那是一本黄色封面的《山乡巨变》。

现在,在我书柜的一格里,当年摆在悬空书架上的书还有几本,它们和莫言的《丰乳肥臀》以及《水浒传》《聊斋志异》等书摆放在一起。每次打开书柜,看到这些书,我的心里总是暖暖的。

多亏了母亲的土方子

陈德琴

母亲没什么文化,仅会写自己的名字和简单的算术。可没什么文化又没看过什么书的母亲,却是一个天生的“土医生”,她用继承得来或创新的土方子,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,为我们治好了不少疾病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寒冬腊月,手和脚常被冻得红肿麻木,长冻疮便是经常的事了。手背、手指头、脚趾头、脚后跟,经常肿得像泡疤一般松软又红亮亮的。手脚稍稍暖和,冻疮又痒又痛,常常睡不好安稳觉,有时半夜还会被痛痒弄醒,苦不堪言。母亲或许小时候受过冻疮之苦,每每看到我们兄弟姐妹长冻疮了,便在晚间让大家用温热水泡了手脚后,再将比拇指略大的红萝卜煨在柴灶灰里,待红萝卜煨得滚烫时,母亲使用它在我们的冻疮上来回滚动。母亲很聪明,她不会像隔壁三叔那样,直接将滚烫的红萝卜放到亮泡泡的冻疮上,那样会烫伤皮肤。堂弟小娃的冻疮手就被三叔烫伤过,烂了很久。母亲会从针线篮里找出一块干净的棉布,将滚烫的红萝卜包裹起来,慢慢地在冻疮上滚动,细致而温柔。那种熨烫,包裹着母亲浓浓的慈爱。睡觉时,冻疮不再痒了,觉也睡得安稳,第二天起来,肿胀的皮肤蔫吧吧的,像极了母亲眼角的皱纹。在母亲的精心照护下,我们兄妹四人从来没受过烂冻疮的苦痛。母亲的煨萝卜熨烫法比现在的冻疮膏好用,因为这个土方子里有浓浓的母爱和智慧。

村东头有一条河,我们都爱到河里玩。酷暑季节的中午时分,母亲特定不让我们出门,因为我们出去要么捉蜻蜓,要么到河里玩,白花花的太阳晒得人流油。母亲说,中午气温最高,人在烈日下曝晒,最容易中暑。我们不知道中暑是什么滋味,但见母亲说得严厉,却也不敢造次。可小娃弟弟和轩娃他们不怕,经常顶着毒日头在河边跑来跑去,还下河洗澡。一天中午,我们正躺在凉床上歇凉时,三叔突然惊慌慌地跑来找母亲,说小娃弟弟撞到午时鬼了,肚子痛得脸青面黑。我们不知道午时鬼长什么样,便跟着母亲急忙去往三叔家。只见小娃弟弟正捧着肚子唉哟唉哟地叫唤,脸上冷汗直冒。三叔在旁边跟母亲解释道,吃午饭时都好好的。吃了午饭就往外跑,回

来就这样了。母亲看了看小娃弟弟,又叫三叔端了一小碗凉水来,然后将小娃弟弟的胳膊伸开,将凉水蘸到臂弯处,弯着食指和中指开始揪。不一会儿,小娃弟弟臂弯处便出现了乌红的印痕。母亲说,这是被痧逼的。叫你们大中午的不要出去,不相信,发痧了吧?揪完右手臂弯又揪左手臂弯,然后再揪后脑勺下面的脖颈。渐渐地,小娃弟弟的哼哼声减弱了,后来竟沉沉地睡了过去。我问母亲小娃弟弟是不是撞到午时鬼了,母亲剜了我一眼,说,世上哪有那么多鬼?是中暑发痧了。母亲用那个土方子不仅将小娃弟弟从疼痛中解救出来,还让我们知道了世界上根本没鬼,生病只是身体与自然相违发生了冲突。

小时候,每逢春天到来,春草发芽春花盛开的时候,我的身体就会过敏性地长疙瘩,背上脸上长满一坨坨硬梆梆的红疙瘩,奇痒无比。母亲便烧一大盆盐开水,先将毛巾用盐开水消毒后,再用干净的盐开水给我敷,如此反复,红疙瘩没两日便消散了。我女儿大概遗传了我的这个毛病,每到春暖花开时,身上脸上也长红疙瘩,而我似乎忘记了母亲的土方子,带着女儿到小药房大医院问诊,什么扑尔敏、氯雷他定片、肤轻松软膏、999皮炎平等,都不管用,女儿也被折磨得烦躁不安。一天,母亲进城来,女儿哭兮兮地偎在外婆身边,甚是可怜。母亲急忙叫我烧盐开水,又叫我拿一条干净毛巾来。这时,我想起了母亲的土方子。果然,在母亲温柔和缓的抚慰下,女儿感觉浑身舒坦,那天晚上也睡了一个甜美的安稳觉,第二天又如法炮制。没过两天,女儿的红疙瘩渐渐消失。从此,女儿称外婆为神医。

母亲还有很多土方子,比如被蚊子咬了个小包,吐点儿唾液抹在小包上,小包慢慢就消散了;再比如割猪草不小心被镰刀划伤了,泉水冲洗干净后,用苦蒿搓烂敷在伤口处,或找个蜘蛛窝的丝网贴在上面,一如现在的创可贴,没两日便愈合了。

母亲经年累月生活在农村,她用勤劳和智慧坚强地对抗着生活中的磨难,并从大自然中撷取精华,为我们消除生活中的烦恼和苦痛,让我们健康地成长。正如女儿所说,外婆就是一个充满智慧的老太太。